

Marguerite Duras

Les petits chevaux de Tarquinia

塔尔奎尼亚的小马

[法] 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

马振骋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塔尔奎尼亚的小马

[法] 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

马振骋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塔尔奎尼亚的小马/(法)杜拉斯(Duras, M.)著;马振骋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5

(杜拉斯百年诞辰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7-6582-9

I. ①塔… II. ①杜…②马…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0442 号

MARGUERITE DURAS

Les petits chevaux de Tarquinia

本书根据伽里玛出版社 2002 年 7 月法文版译出

© Éditions Gallimard, 1953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

图字: 09-2006-160 号

塔尔奎尼亚的小马

Les petits chevaux de Tarquinia

MARGUERITE DURAS

玛格丽特·杜拉斯 著

马振骋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李月敏

装帧设计 柴昊洲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9 字数 93,000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6582-9/I · 3945

定价: 35.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39907735

Marguerite Duras

玛格丽特·杜拉斯 (1914—1996)

法国小说家、剧作家、电影导演，本名玛格丽特·多纳迪厄，出生于印度支那，十八岁后回法国定居。她以电影《广岛之恋》（1959年）和《印度之歌》（1975年）赢得国际声誉，以小说《情人》（1984年）获得龚古尔文学奖。

杜拉斯百年诞辰作品系列

广场

夏夜十点半钟

广岛之恋

昂代斯玛先生的午后

劳儿之劫

情人

写作

无耻之徒

琴声如诉

爱

中国北方的情人

塔尔奎尼亚的小马

物质生活

夏雨

毁灭，她说

扬·安德烈亚·斯泰奈

平静的生活

抵挡太平洋的堤坝

直布罗陀水手

长别离

副领事

卡车

成天上树的日子

英国情妇

阿巴恩，萨巴娜，大卫

埃米莉·L

萨瓦纳湾

印度之歌

八〇年夏

坐在走廊里的男人

痛苦

纳塔丽·格朗热

Les petits chevaux de Tarquinia

Marguerite Duras



致吉内塔和埃利奥

第一章

萨拉起床很晚。已经十点多了。气温没变过，还是热。每天早晨总是要过上几秒钟才想得起来大家到这里是来度假的。雅克还在睡，女仆也是。萨拉走进厨房，吞下一碗冷咖啡，走进游廊。孩子总是第一个起床。他全身赤裸着坐在游廊的台阶上，正监视花园里壁虎的走动、河里小船的行驶。

“我要去乘汽艇，”他看到萨拉时说。

萨拉答应他。孩子说的有汽艇的那个人来了才三天，谁都还不怎么认识他。可是萨拉答应孩子要带他上这艘汽艇。然后她到浴室找来了两罐水，给孩子淋了好一会儿。他瘦了一点，面有倦容。夜里谁都得不到休息，就连孩子也是。这两罐水用完，他要再来几罐，然后还要几罐。她

去取水。他在凉水下笑，复活过来了。淋浴一完，萨拉就要给他吃中饭。在这里，孩子从来不太急着吃东西。这个孩子爱喝牛奶，牛奶在这里一过八点钟就变酸。萨拉冲了点淡茶，孩子机械地喝着。给他什么他都不吃，又去盯着小船和壁虎看。萨拉在他身边待了一会，然后决定把女仆叫醒。女仆嘟囔了一声，没有动。这与别的一样说明天热，萨拉也不比叫小孩吃东西那样更坚持。她淋浴，穿上一条短裤和短袖衫，接着因为大家都在度假，她也就没事可做，除了与孩子并排坐在游廊的台阶上，等待他们的朋友吕迪到来。

河在离别墅几米远的地方流过，宽阔色浅。路沿着河流一直延伸到海边，远处汪洋一片，油光光的发乌，笼罩在奶白色的薄雾中。这块地方惟一美丽的东西就是这条河。地方本身，并不美。他们到这里来度假就是因为吕迪他喜欢。这是海边的一个小村子，——西方国家年代悠久的海，是世上最封闭，最炎热，最多历史沧桑的地方，不久前还在海边打过仗。

因而，三天以前，确切地说三天加上一个夜晚以前，一位青年踩着了一枚地雷，在山里，就在吕迪的别墅

上方。

事故发生的第二天，那个有汽艇的人来到了酒店。

这座山的山脚下，沿着那条河，有三十幢房子，一条七公里长的土路把它们跟其他地区隔开，路在这里的海边停住。这个地方就是这个样的。这三十幢房子每年住满了来自各国的夏日旅客，这些人都有这个共同点，就是吕迪在这里才把他们招引过来的，他们相信大家都会爱在这些荒野度假。三十幢房子和沿着房子前仅仅只有一百米的碎石路。吕迪说他喜欢的就是这个，雅克说他不讨厌的就是这个，这地方什么都不像，那么偏僻，以后毫无扩展的希望，由于山太陡峭，河又太近，萨拉说她不喜欢的也是这个。

吕迪和他的妻子吉娜十二年前来到这里。他还是在这里跟她认识的。这事已有十二年了。

“汽艇，”孩子说，“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东西。”

只有这个人是偶然来到这里的，不是因为吕迪的缘故。一天早晨他乘了他的汽艇来的。

“等一天我们上那艘船去，”萨拉说。

“哪一天？”

“不会多久的。”

孩子全身淌汗。这年夏天全欧洲都热。他们到了这里，也在受夏天的罪。在这座山脚下，山太近了，萨拉觉得令人透不过气来。她对吕迪说：

“我肯定就是对岸也会凉快些。”

“我在这里待了十二年啦，你一点不了解这地方，”吕迪说。

雅克对两岸的区别没有意见。对萨拉来说，那里夜夜显然会有清风吹起。对岸确实有二十公里的平地绵延到山前，在事故发生的第二天，扫雷员的父母就是从山那边过来的。

她去取水，给孩子湿了湿额头。他很高兴让人这样做。三天以来，事故发生以来，萨拉避免去拥抱孩子。吕迪到的时候，她给他穿衣完毕。那时十一点钟刚过。雅克还在睡，女仆也是。吕迪来后，孩子换了游戏。他开始在她刚才给他洗澡的地方玩沙堆。

“早上好，”吕迪说，“我来看看你。”

“早上好，吕迪，你可以去把雅克叫醒了。”

吕迪抱起孩子，咬他的耳朵，把他放在地上，走进雅

克的房间。他一进去就打开护窗板。

“现在还不起来，你什么时候游泳？”

“那么热，” 雅克说。

“比昨天要好一些，” 吕迪说，语气很肯定。

“你什么时候才不会拿人开玩笑。”

吕迪不会为热叫苦连天，就像一棵无花果树，就像那条河。他让雅克醒来，自己出去跟孩子玩。萨拉站起身，梳头。吕迪说到汽艇的魅力，说它开得跟汽车一样快。他也如同孩子那样很想上那个人的船。听到他说话，突然萨拉想起吕迪说过她的那些话。现在已有八天了。有一天晚上，在一场争吵时，雅克把这些话说给她听。那场毫无意义的争吵后的第一天——除非是在争吵时她听到了吕迪说过她的那些话——山上发生了那桩事故。在这个早晨以前，她没有时间去想吕迪说她的那些话。由于山上出了事故，也可能是由于那个人和他的汽艇来了。

“你跟我们一起游泳去吗？” 吕迪问。

“我不知道。哦，说到这儿，他们一直还在山里吗？”

有两天三夜，扫雷员的父母在捡他们孩子的尸体残

片。有两天他们固执己见，坚信还有没捡到的。只是从昨天开始他们不再寻找了。但是他们还没有离去，没有人清楚这是为什么。舞会已经取消。全镇哀悼。大家在等待他们离开。

“我还没有去过，”吕迪说，“但是我从吉娜那里知道他们还在。我相信这是因为他们拒绝在死亡报告上签字。尤其是那个母亲。三天来要求她签字，她连听都不听。”

“她没说为什么吗？”

“好像没说。你为什么不跟孩子去游泳？”

“太热了，”萨拉说，“还有这条白痴路，直到海边看不到一棵树。我再也受不了了。真没劲，我再也受不了了。”

吕迪低下眼睛，点燃一支烟，没有回答。

“以前还有一棵树，”萨拉继续说，“竖在广场上。他们居然把所有的树枝都砍了下来。在这个地方，显然他们跟树势不两立。”

“不，”吕迪说，“树是被碎石子弄死的，我跟你说过。自从路上铺了碎石子后树就死了。”

“碎石子从来没有弄死过哪棵树，”萨拉说。

“有，”吕迪一本正经地说，“真的。这里不是一个专门种树的地方，这点我是同意你的。种无花果树可以，橄榄树还行，小月桂树也还行，种地中海的小树都可以，但是其他你要的那些树，那可不行了，这个地方太干燥。但这不是谁的错。”

这回萨拉没有回答。雅克正在起床。他进了厨房，喝他的冷咖啡。

“我喝了咖啡就来，”他对吕迪说。

“注意啦，”萨拉继续说，“或许树是被碎石子弄死的，这有可能，但是那样就不应该把碎石子铺到树底下。”

“他们不知道啊。这里的人，就是无知。”

他们待了一会儿什么都没说。孩子听着他们。他也对树有了兴趣。

“我看到那个人在他的船里，”吕迪说，“他在洗船，在洗船，正对着酒店的门前。”

萨拉笑了起来。

“我也真的喜欢乘上那艘船去遛遛，”吕迪笑着说，

“但不是一个人，跟你们大家。”他又说：“现在也跟这个人算是认识了。昨天晚上他到滚球场来了，就这么一下子跟我们玩了起来。”

“后来呢？你跟他谈起他的船了？”

“那还不至于，”吕迪说，“到底只是刚认识。”

“我，”孩子说，“我跟爸爸和吕迪去游泳。”

“不，”萨拉说，“我还是要说今天早晨你别去。”

“为什么？”吕迪问。

“太热。”

“我要去，”孩子说。

“阳光对孩子有好处，他们也经得起晒，”吕迪说。

“我确实夸张了一点，你要去就去吧，”她对孩子说，“你爱做什么做什么。”

萨拉对吕迪友情很深，任何情况下他的话都愿意听。孩子瞧着她不敢相信。

“你要去就去吧，”她又说了一遍。“你们要去都去吧。”

女仆走出屋子。她用力揉眼睛，对吕迪很可爱地问了声好。男人都使她动心，就像对牛奶动心的猫。